



佛教徒對「生命」的定義，不在於表相上是動物、是植物的區別，而在於有無心識反應。

人間福報

Merit Times
Australia

南天寺 Nan Tien Temple (IBAA)

Buddhist Centre 180 Berkeley Road Berkeley NSW 2506

Tel:61(2)4272 0600 Fax:61(2)4272 0601

E-mail:nantien@fgs.org.au www.nantien.org.au

星雲說喻



八折誦經

文／星雲大師

有一個年輕人，父親因病過世，爲了對父親表示思念與祝福，便到寺院禮請法師至家中誦經。

佛事開始前，他向法師問道：「請問法師，爲我父親誦一卷《阿彌陀經》需要多少錢？」法師聽後心裡嘀咕著：誦經超薦還談價錢？好吧！既然你都這樣問了，我就開個價。於是法師說：「一千塊！」

「太貴了吧！可以打一個折扣嗎？八折，八百塊可不可以？」

法師一聽，深不以爲然，還要求打折扣？但仍回答：「好吧！打折就打折，八百吧！」兩人談妥以後，法師便開始誦經。

經文誦誦完畢，接著法師又爲亡者祈願祝禱，只見他口中念念有詞：「東方的佛祖啊！請您引導亡靈到東方世界去吧！」跪在後方的年輕人一聽，卻是滿臉疑惑，拉拉法師的衣角，說：「欸，師父！人家都希望要到西方極樂世界，您怎麼要我父親到東方世界去呢？」

法師回答說：「到西方極樂世界要一千塊，你剛才要我打八折，『八折誦經』就只能到東方世界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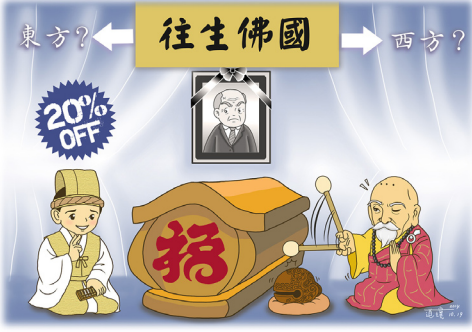
年輕人心想，爲了省二百塊錢，讓父親只能到東方世界，怎麼說得過去？「算了！我再加二百塊，請您重新祈求，讓我父親到西方極樂世界吧！」

於是，法師重新祈福：「西方的佛祖啊！現在這個年輕人改變心意，又加了二百塊錢，請您把亡靈帶到西方極樂世界去吧！」

這時，棺材裡的老父親忽然一跳而起，指著兒子大罵：「你這個不孝子，爲了省二百塊錢，讓我一下子跑到東方，一下子又到西方，來回奔波很辛苦，你知道嗎？」

佛法、信仰不是商品，它是無價的，不能以金錢多寡來衡量。所謂「人有誠心，佛有感應」，功德的大小並不在於念經念得久、念得長，只要真心誠意、一念淨信，就有力量、就有功德。

所以，不管我們信仰的是哪個宗教，面對親友的離世，並不一定要著意於社會風俗的繁文縟節，反而簡單節約、正心誠意就是對他們盡最大的敬意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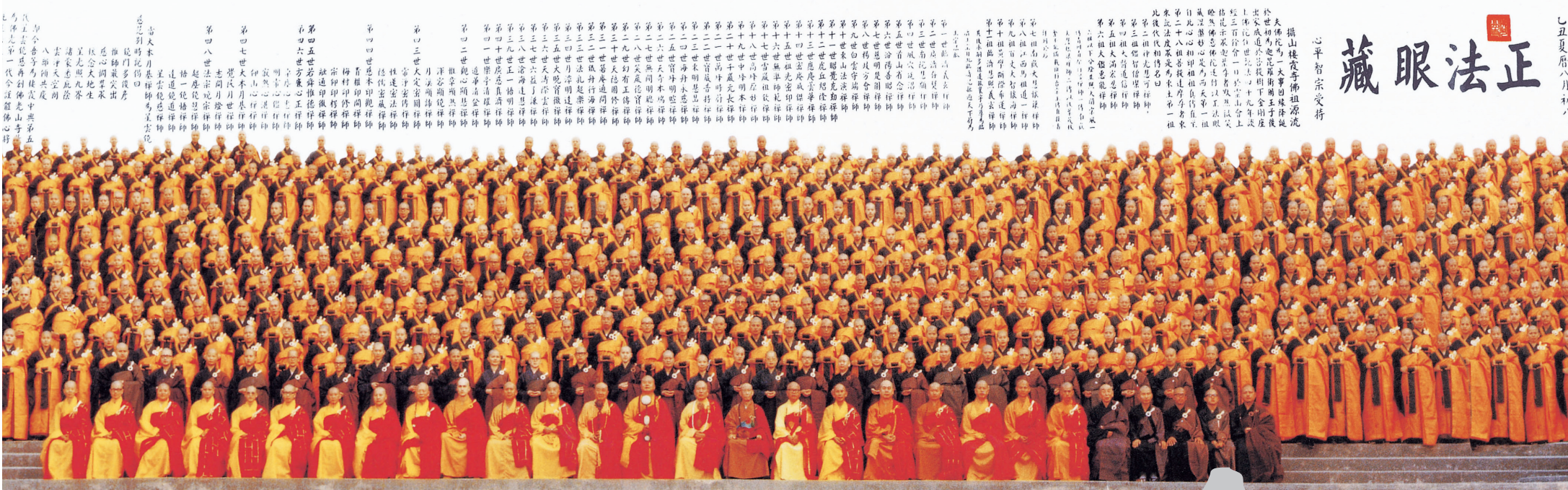
圖／道瑛

花開禪心

念佛悟自心

文／心培和尚

惟願
一切有情「念佛悟自心」
每一句佛號
都是發自內心
最真誠的淨念
心心無染
念念無邪
慈悲無量
祈願
每念一句「阿彌陀佛」聖號
化作無量光明
照亮十方世界
一切眾生心靈
照破「無明黑暗」
內見「清淨佛性」
開顯「般若慧光」
復明本心，頓開佛慧
斷生死流，成就佛道



▲佛光山於一九九七年傳授三壇大戒，被喻爲「模範戒期」。圖／選自《雲水三千》

貧僧有話要說／五說

我的自學過程

文／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

貧僧一生沒有進過學校念書，不要說沒有小學畢業，我連幼稚園的畢業證書都沒有，但這不表示貧僧沒有讀書學習。所謂「活到老，學不了」，貧僧到了這把高齡，因爲眼睛看不到，還要徒衆輪流讀書給我聽。

自我教育 體察做人做事

回憶幼年，貧僧沒有受過學校教育，也沒有完整的家庭教育，但生性有一個「自我教育」的性格。所謂「自我教育」，就是「自覺」，覺察到自己需要學習做人，需要學習做事，才能成爲有用的人才。

所以，回想起幼年時期的我，應該是一個禮貌的孩子，跟隨外婆，經常在各個佛堂走動，好像在周遭的人事，也從來沒有人責罵過我或嫌棄過我，他們都喜歡我這個小孩。大概貧僧的幼年也有討人喜歡的條件吧！

記得我幼小的時候，聽外婆在佛堂裡唱的詩歌：「善似青松惡是花，看看眼前不如它；有朝一日遭霜打，只見青松不見花。」又例如《因果偈》說：「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，不是不報，時辰未到。」時隔八十多年，至今，當時唱詩歌的那許多情況，如同還在我的目前。

我雖是一個男孩子，但我喜歡做家务，掃地、洗碗、燒火，甚至於偶爾做一點簡單的飯菜，非常勤勞地從事家庭工作。因爲家貧，不得不幫助父母解貧救難，還在幼童時期，我就喜歡揀拾人家丟棄的廢物，像杏仁的子、李子的核，人家吃了就不要了，我把它聚集起來，賣給中藥店，也能換幾個零錢。

拾糞換錢 人生就是學習

我也經常早晨揀狗屎、晚間拾牛糞，狗屎可以做肥料、牛糞可以當柴燒，還記得換來那幾個小錢給母親的時候，她非常的歡喜，我也很高興。尤其在十歲那一年，七七蘆溝橋事件發生，家鄉給戰火燒得面目全非，房屋也都燒光了，到處都是瓦礫。我和另外一些同伴，就從那些瓦礫中，挖掘一些鐵釘、銅片，也可以賣幾個錢。現在回想起來，也算是一種資源回收吧。

那個時候，倒也不是完全爲了賺錢，我想，人生就是一種學習，自己不能像一般的兒童可以到學校裡念書，但我可以學習做人、學習做事，也不算荒廢童年的時光。



▲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年幼時就讀南京「棲霞律學院」，圖爲學院山門。

圖／佛光山提供

我在初出家時，雖然年齡只有十二歲，但也不是全然無知，可以說，也能認識幾百個漢字。那都是從不認識字的母親，在我講話錯誤、說話不當的時候，告訴我正確的語言應該怎麼說而認識的。我也曾經上過好幾天的私塾，應該幫助我認得幾個字。

出家的時候，師父跟母親承諾可以給我念書，實際上，當時身處硝煙瀰漫的戰區，僧團也一樣三餐難繼，平時也沒有人提讀書這件事。偶爾有一位老師要來上課，敲鐘集衆時，大家反而奇怪的相互問道：「爲什麼要打鐘？有誰來教課呢？」

精忠岳傳 成為啓蒙書籍

其實，教我們的老師也沒有學過教育，可能也沒有讀過什麼書籍，只是年齡比我們大、參學時間比我們久，我們都尊之爲老師。有時候爲我們上課，寫黑板的板書，連位置都不適當，教書時解釋詞彙，也感覺到不很高明。儘管如此，我就從不高明的教學中，學習到自己以後應該要怎麼樣寫黑板、怎麼樣解釋課文的詞句。所以我覺得，有好的師資，固然是我們學子的福氣；沒有好的老師，只要他正派、擁有知識，從不高明、不究竟裡，也能學到一些道理吧。

現在回憶起來，貧僧在棲霞山寺七、八年的歲月，課程確實有些講不好，有的太深奧。例如，老師跟我們講「如來藏」、「十八空」、「八識二五五」，我完全聽不懂意義，或者講《因明論》、《俱舍論》，我聽了真是如響若啞。記得有一次，老師教我們寫作文，題目是〈以菩提無法直顯般若論〉，很慚愧，就是現在叫我來講說，都非常困難，更不要說那個青少年的我不懂得這個意義了，只得去別的書上抄錄一些來應付交卷。老師批示下來：「兩隻黃鸝鳴翠柳，一行白鷺上青天」，我還甚爲得意老師批了詩句給我。後來學長跟我說：「兩隻黃鸝在叫，你聽得懂牠在叫什麼嗎？一行白鷺在空中飛翔，你了解是什麼意思嗎？」我說：「我不懂。」他說：「所以老師講你寫的是『不知所云』。」我慚愧不已，不敢再隨便亂說。偶爾也會有一些作文，我從其它書上抄寫下來應付老師，老師又批示：「如人數他寶，自無半毫分」。自覺這種抄襲，給老師視破了，從此以後，再也不敢抄襲別人的文章。

在棲霞山參學期中，不准外出，不准看報，佛學經文以外的書籍，當然更不可以碰觸了。但有一次在路邊，見到一本不知道誰丟棄的《精忠岳傳》小書，彩色的封面，畫著岳飛跪在地上，他的母親在他的背上刺了四個字「精忠報國」。這四字，好像觸動了我的心弦，我覺得做人應當如是。後來，我把「精忠報國」的理念用於生活，忠於工作、忠於承諾、忠於責任、忠於信仰。現在回想起來，《精忠岳傳》就是當初第一本對我啓蒙的書籍了。

忍耐苦難 增上緣易成功

老師教的佛法，我雖然不懂，但是在圖書館裡，有一本黃智海著作的《阿彌陀經白話解釋》，讓我看得真是忘我入迷，覺得佛教

真好，原來有一個淨土極樂世界，那裡面有自然界的美景、社會人事的和諧，所謂「七寶行樹」、「八功德水」，那麼美好莊嚴、那麼和樂安詳，實在是人生的天堂啊！對於修行學道，就感到更增加信心了。

貧僧非常僥倖地，在十五歲的時候就登壇受比丘三壇大戒。戒期中，除了睡眠不夠、飯食不飽，老師的打罵以外，並沒有什麼特殊的感受。假如說有的話，就是覺得在受戒期中，什麼苦難、什麼委屈，一切都是當然的，因爲自己正在受教。想來，貧僧能熬過青少年時期遭受的專制、委屈，主要的就是靠著自己把打罵、責難都視爲是「當然的」。

在受戒之後，除了偶爾課堂裡的學習，我就更加投身於苦行的行列。挑水、擔柴，光是行堂，每日三餐爲人添飯、洗碗，就做了六、七年。在大陸，嚴寒的冬季，每餐在冰冷的水裡洗幾百個碗盤，手掌都凍裂破綻，還可以看到鮮紅的肉塊。要再下水洗碗，實在痛徹心肝，但除了忍耐以外，又有什麼別的方法呢？所以，回憶起人生，忍耐苦難，實在是青年學子學習的增上緣。如果有人愈是能經得起刻骨銘心的苦難，能夠忍受得了，他必然愈是能夠成功。貧僧覺得，發心苦行也能開悟。

禮拜觀音 明白般若智慧

貧僧在棲霞山受教的期中，自覺有三次最爲受用：

第一次，抗戰初期，棲霞山的鄉村師範學校撤離到大後方（重慶）去了，所有散落的書像《活頁文選》，在路上遍地皆是。後來，我們把它揀回來，成立一個小型的圖書館「活頁文選室」。佛書我看不懂，就看小說，從中國的民間故事《封神榜》、《七俠五義》、《梁山伯與祝英台七世因緣》，一直看到《三國演義》、《水滸傳》，甚至於《格林童話集》、《安徒生童話集》、法國大仲馬的《基度山恩仇記》、小仲馬的《茶花

如果有人愈是能經得起刻骨銘心的苦難，能夠忍受得了，他必然愈是能夠成功。

女》，乃至英國《莎士比亞全集》、蘇聯托爾斯泰的《戰爭與和平》、印度泰戈爾的詩集等許多大文豪偉大的作品。雖然還是一知半解，但從中也是獲益無窮。

第二次，除了眼睛看書學習以外，耳朵也很幫忙。那許多年長的前輩，他們雖不是很有學問，但講起佛教來，歷歷如在眼前，往事、歷史，聽得我如醉如癡、心儀不已。例如：圓瑛法師和太虛法師結拜兄弟，仁山法師的大鬧金山，「洞庭波送一僧來」的八指頭陀，清涼寺靜波老和尚的種種軼事，印光大師的《文鈔》，弘一律師的才子佳人等等。

二十說之五（上）